

遥远的向日葵地

外婆的世界

李娟

第一年，向日葵漫野开放的盛景照亮外婆人生最后一段道路。仿佛是我唯一的安慰。仿佛我无法给她的勇气与热情，葵花给她了。

之前外婆大部分时候跟着我生活，有时也送到乡下由我妈照顾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妈打电话给我，非常害怕的口吻：“娟啊，你赶快回家吧，情况有些不对……”

“是不是外婆她……”
“唉，你外婆越来越不对劲了，你要是看到她现在的样子，肯定会吓一大跳。天啦，又黑又瘦，真是从来也没见过她这么黑过，是不是大限要到了？你赶快回来吧，我很害怕……”

我赶紧请假回家，倒了两趟车，路上花了一整天，心急如焚。到家一看，果然外婆脸色黑得吓人，并且黑得一点儿也不自然，跟锅底似的。

我又凑近好好地观察。回头问我妈：“你到底给她洗过脸没有？”

她想了想：“好像从来没有。”
……

外婆跟着我时总是白白胖胖，慈眉善目。跟着我妈，整天看上去苦大仇深。但又怎么能怪我妈呢？我家大业大，又是鸡又是狗又是牛的，整天忙得团团转。哪能像我一样专心。

在阿勒泰时，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每天下班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外婆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朝小区大门方向张望。她一看到我，赶紧高高挥手。

后来我买了一只小奶狗陪她（就是赛虎）。于是每天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一人一狗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张望。

我觉得外婆最终不是死于病痛与衰老的，而是死于等待。

每到周六周日，只要不加班我都带她出去闲逛。逛公园的绿化带，逛超市，逛商场。

阿勒泰对于她是怎样的存在呢？每到那时，她被我收拾得浑身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手牵着我，一手拄杖，在人群中慢吞吞地走啊走啊，四面张望。

看到人行道边的花，喜笑颜开：“长得真好！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
看到有人蹲路边算命，就用以为只有我听得懂的大嗓门说：“这是骗钱的！你莫要开腔，我们悄悄咪咪在一边看他怎么骗钱……”

在水族馆橱窗前，举起拐棍指指点点：“这里有个红的鱼，这里有个白的鱼，这里有个黑的鱼……”

水族馆老板非常担心：“老奶奶，可别给我砸了。”

她居然听懂了：“晓得晓得，我又不是小娃娃。”

进入超市，更是高兴。走在商品的海洋里，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还悄声叮嘱我：“好生点，打烂了要赔。”

但是赛虎不被允许进入超市。我便把它系在入口处的购物车上。赛虎惊恐

不安，拼命挣扎。我们心中不忍，但无可奈何。
外婆吃力地弯下腰抚摸它的头，说：“你要听话，好生等到起，我们一哈哈儿就转来。”

赛虎一个月大就跟着外婆，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分离。两者的生命长久依偎在一起，慢慢就相互晕染了。它浑身弥漫着纯正的外婆的气息。它睁着美丽的圆眼睛看着我，看得我简直心虚——好像真的打算抛弃它一般心虚。

接下来逛超市也逛得不踏实。外婆更是焦急，不停喃喃自语：“我赛虎长得极光生（极漂亮），哪个给我抱走了才哭死我一场……”

我一边腹诽：那么脏的狗，谁要啊？一边却忍不住生出同样的担忧。

每次逛完回到家，她累得一屁股坐到床上，一边解外套扣子，一边嚷嚷：“累死老子了，老子二回再也不出去了。”

可到了第二天，就望着窗外蓝天幽幽道：“老子好久没出去了……”

那时候，我好恨自己没有时间，好恨自己的贫穷。我哄她：“明天就出去。”却想要流泪。

除此之外，大部时间她总是糊里糊涂的，总是不知身处何地。常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收拾行李，说要回家。还老是向邻居打听火车站怎么走。

但她不知道阿勒泰还没通火车。她只知道火车是唯一的希望，火车意味着最坚定的离开。在过去漫长的一生里，只有火车带她走过的路最长，去的地方最远。只有火车能令她摆脱一切困境，仿佛火车是她最后的依靠。每天她趴在阳台上目送我上班而去，回到空空的房间开始想象火车之旅，那是她生命之末的最大激情。

她在激情中睡去，醒来又趴在阳台上。直到视野中出现我下班的身影。她已经不知时间是怎么回事了。她已经不知命运是怎么回事了。

她总是趁我上班时，自己拖着行李悄悄跑下楼。她走丢过两次，一次被邻居送回来，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找到她。

那时，她站在那里，白发纷乱，惊慌失措。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怒意勃发。似乎正是我置她于此处境地。

但却没有冲我发脾气，只是愤怒地絮絮讲述刚才的遭遇。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拴了根破布，以为是邻居小孩子恶作剧，就解开扔了。第二天回家，发现又给系了一根。后来又发现单元门上也系得有。

原来，每次她偷偷出门回家，都认不出我们的单元门，不记得我家的楼层。对她来说，小区的房子统统一模一样的，这个城市犹如迷宫。于是她便做上记号。

这几块破布，是她为适应异乡生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我很恼火。我对她说：“外婆你别再乱跑了，走丢了怎么办？摔倒了怎么办？”

她之前身体强健，自从前两年摔了一跤后，便一天不如一天。
我当着她的面，把门上的碎布拆掉，没收了她的钥匙。

她破口大骂。又哭喊着要回四川，深更半夜地拖着行李就走。

我筋疲力尽，灰心丧气。
第二天我上班时就把她反锁在家里。她开不了门，在门内绝望地号啕大哭。

我抹着眼泪下楼。心想，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总有一天一定要带外婆离开这里。

那是我二十五岁时最宏大最迫切的愿望。

就在那个出租屋里，赛虎第一次做母亲，生了四只小狗。外婆无任欢喜，张罗个没完。然而没几天又糊涂了。一天吃饭时，端着碗想了半天才对我说：“原来这些奶狗狗是赛虎生的啊？我还以为是买回来的，还怨你为啥子买这么多……”

没等我作出回应，她突然又提到另一件事，说八十年前有一家姓葛的用篾条编罩子窠野蜂，又渐渐驯化为家蜂。每次“割蜂蜜”能“割”三十桶，然后再“熬黄蜡”。细节详细逼真，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还没回过神，她又说起头天晚上做的梦。说有个人在梦里指责她，说她不好。她问道：“哪里不好？”对方说：“团团（家乡方言“到处”的意思）都

不好。”
她边说边笑：“老子哪里就团团不好了？”

可就在昨天早上，她不是这么说的。梦里的那个人明明是说她好。她问：“哪里好？”对方说：“团团都好。”

我便提醒她，帮她把原梦复述一遍。令她放下筷子，迷茫地想了好久。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介入她的世界太深。

她已经没有同路人了。她早已迷路。她在迷途中慢慢向死亡靠拢，慢慢与死亡和解。

我却只知一味拉扯她，不负责地同死亡争夺她。

我离她多远啊，我离她，比死亡离她还要远。

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终日在她的时光边缘徘徊。——奇异的，难以想象地孤独着时光。如蚕茧中的时光。我不该去试探这蚕茧，不该一次又一次干扰她的迷境。以世俗的，自私的情爱。

每天我下班回家，走上三楼，她拄着拐棍准时出现在楼梯口。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的最隆重的迎接。每天一到那个时刻，她艰难地从她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在她的世界之外，她放不下的只有我和赛虎了。我便仗仗她对我的爱意，抓牢她仅剩的清明，拼命摇晃她，挽留她。向她百般承诺，只要她不死，我就带她回四川，坐火车回，坐汽车回，坐飞机回。想尽一切办法回。回去吃甘蔗，吃凉粉，吃一切她思念的食物，见一切她思念的旧人……但是我做不到。我妈把外婆接走那一天，我送她们去客运站，再回到空旷安静的出租屋，看到门把手上又被系了一块破布。终于痛哭出声。我就是个骗子，一个欲望大于能力的骗子。而被欺骗的外婆，拄着拐棍站在楼梯口等待。她脆弱不堪，她的愿望也脆弱不堪。我根本支撑不了她，拐棍也支撑不了她。其实我早就隐隐意识到了，唯有死亡能令她展翅高飞。

笔会

清风

(国画)

田黎明



寻找使贫穷微不足道的事物

蛋蛋

每天黄昏，镇边的初中有一大群学生涌上空空的小巴，小巴沿海岸线挨村停，上山前的最后一个村，扎马尾的女孩下车。她一上车就坐在引擎盖上，身子微微侧向司机，她下车后，车没立即开动，司机对走过车头的马尾辫喊：回去马上做作业啊。

山上的高中即将竣工，有一条栈道直通山下的村。栈道四时有花开，有黄铃木、野牡丹、杜鹃、马缨丹、栀子花；山腰的木栈道两侧有荔枝和龙眼，果实伸手可摘；山脚的天堂鸟开得像鸟，不像花。

马尾女孩将在这里上高中。放学后，无论是走栈道，还是坐在引擎盖上侧着身子与父亲轻声谈笑，都将经过那些爬山看海的旅游者，经过他们而去，就像银色的货轮，穿过层层涌动的海，往港湾泊去。

去年这时浓雾封山，人被雾扔到世界尽头，每一步都踩在雾上，它抹去了春天以往的，其他的种种好，只留一种好——让人惊悚的，完美的雾。

直到五月的一个深夜，陌生的风强势而来，我从梦里惊醒，拉开窗帘，整月未现的后山像清晰的巨幅黑白照片，天上一轮清朗的圆月，高高地悬在天空之外。我把虎皮从客厅抱

进卧室，指月亮给它看，然后把它放在被子上。虎皮第一次获准上床，翻滚着肚皮，发出前所未有的大呼噜声。我捏着它的爪子继续睡，让窗帘开着。

今年天气好，好到让去年的春天、以往的春天不再真实。我想现在也不真实，春天从来都只发生在别处，不是么？

“雾从海上慢慢跑过来，停下，一团不可思议的雾，简直是为了我们的吟唱而来。将十米外的一切都抹去，植物从模糊到清晰排列而来，叶脉均匀跳动，花芯吐蕊。雾就是雾，它是用足尖跳舞的轻盈水汽。”

我去年还写过雾，今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老师说你要多看多写，还有，保持贫穷。

我唯独保持了贫穷，并正在寻找使贫穷微不足道的事物。

内地来的女孩说，我要长住，我喜欢这里，因为海岸线很长。

小巴在沿海公路行驶时，一侧的窗外是含树的山，一侧窗外是含海的岸。如果你到终点站后不下车，它很快会下山，窗外山和海互换位置，那夜，你可以真正入睡。

波斯中古时代的哲学家、诗人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 或译作奥马尔·哈雅姆, 1048-1122) 的《鲁拜集》(Rubaiyat, 一种类似中国绝句的集子), 原先只是一些手稿和抄本, 文本非一, 数量亦多少不等, 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到 1858 年, 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用意译手法选译了其中一部分, 这才引起注意, 读者甚多, 先后发行过四版, 其三、四两版都包括 101 首莪默的四行诗 (Rubai)。后来又出过几种英文译本, 据说译得更为准确, 却远不如菲茨杰拉德译本这样深得人心。菲氏的译本成了一种次生的经典。郭沫若于 1922 年据此菲氏译本译出了这些四行诗, 1924 年出版单行本, 题作《鲁拜集》, 就是波斯四行诗集的意思。郭老自己就是大诗人, 他的胆子又一向很大, 很适合译此诗集。

意译自有它的厉害之处, 译诗尤其是如此。用硬译法来译诗, 基本上相当于自杀。

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文转译成中文的《鲁拜集》版本甚多, 据说不下二三十种。以这些译文为材料来研究翻译, 探讨跨文化对话问题, 实为富矿, 应当是大有可为的。

最新的一种中译《鲁拜集》称为《莪默绝句百衲集》(钟锦等编译,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6 年 8 月版)。“百衲”云者, 是因为这里的译本乃是集唐诗之句而形成的, 操刀者除了钟锦先生本人之外, 还有他的几位诗友、翻译家。《百衲集》中颇有佳作, 举两首来看:

其二十五 石任之 集唐
把袂相欢意最浓 (马云奇),
舍身求道有前踪 (李商隐)。

书间消息

借唐人句读莪默诗

顾农

君平帘下徒相问 (刘禹锡),
唯有悲风吹晓松 (嵩岳诸仙)。

其五十四 钟锦 集唐
莫向光阴惜寸功 (杜荀鹤),
衰颜宜解酒杯中 (李绅),
谈玄麈尾抛云底 (陆龟蒙),
填海移山总是空 (王建)。

对照着看本书中影印的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文以及钟锦用文言散文做的“笔译”, 这些集唐诗之句而成的莪默诗的译文, 虽然与原来的字句出入不小, 意境却颇能得其神似, 是一种很有意味的创造。菲茨杰拉德本就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莪默走, 然则钟锦诸君也完全可以不去死盯住菲茨杰拉德而保持某种抒写的自由。莫·卡尼《菲茨杰拉德传》称“菲氏重塑原作之神情, 较之言辞比附有迹者, 尤切原旨。”又说:“城外芳菲, 移来琼苑, 英华敷采, 宛若天然。”今于《百衲集》亦正可作如是观。

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翻译外国诗或其他语种的诗, 其实也是传统诗, 古代的《越人歌》、《敕勒歌》都是译品; 近代吕君武则用近体译外国

日前从鲁迅公园经过, 发现棣棠花已经开放了。初开的零星几朵黄颜色的棣棠花, 在同类黄花的大片金钟花和迎春花中很不起眼。无意中看到, 心里生出一种惊喜感。

想起以前读《鲁迅全集·书信卷》, 曾见鲁迅先生也提及过棣棠花。那是 1935 年初, 写给她好友山本初枝的信, 内容很有趣味:

棠棣花是中国传去的名词, 《诗经》中即已出现。至于那是怎样的花, 说法颇多。普通所谓棠棣花, 即现在叫作“郁李”的; 日本名字不详, 总之是像李一样的东西。开花期与花形也跟李一样, 花为白色, 只是略小而已。果实犹如小樱桃, 孩子们是吃的, 但一般不认为是水果。然而也有人说棠棣花就是山吹。

棠棣, 也写作常棣, 常常用来比喻手足之情。因为棠棣和棣棠字序颠倒, 这两种植物的名字很容易混淆,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植物。所以清代汪灏等人奉旨编定的《广群芳谱》中, 在“棣棠”条下特意辨说:“郁李名常棣, 与此迥别, 原谱(按:指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误合为一, 今正之。”

鲁迅先生雅好植物, 自小就有读《广群芳谱》、《花镜》的兴趣。然而这封信里, 对于郁李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在植物科属上, 郁李属于蔷薇科樱属, 是一种灌木, 和李属的李并不同属。李树是乔木, 比低矮的郁李高大很多, 两者外形颇有区别, 郁李称不上是“像李一样的东西”。此外郁李的花色除了白色, 也开粉红的花。日本江戸时代博物学者毛利梅园所作的《梅园草木花谱》中, 两种花色的郁李都收录其中, 并标注出棠棣即郁李的别名, 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植物志》里, 同样也有着郁李“花瓣白色或粉红色”的记载。至于“有人说棠棣花就是山吹”, 这就把两种植物弄混了。山吹是日语词汇, 指的并非棠棣, 而是棣棠。

我对棠棣印象最深的, 还在于其花色。棠棣的花瓣颜色很均匀, 总能大体保持几乎一致的颜色。棠棣花盛开的时候, 这一丛与那一丛, 今年的花与记忆里去年的花, 颜色几无差别。同样是黄色系的花, 比起桂花, 棠棣的花色有单一纯粹之美。日本传统颜色里, 有一种山吹色, 即指棠棣花瓣的颜色。用国画里的藤黄掺上一点硃砂, 就能调出棠棣花的颜色。这时再略微调上一点点的赭石色, 能让颜色沉稳下来。如此对赭石棠棣调整颜料和水, 直到终于变成和花瓣一样明亮温暖的色调。

说来有意思的是, 迅翁的二弟知堂也曾作品中言及棠棣。《枕草子》里有一段, 讲清少纳言收到定子中宫的信:

(清少纳言) 打开来看的时候, 只见纸上什么字也没有写, 但有棠棣花的花瓣, 只是一片包在里边。在纸上写道:“不言说, 但相思。”

这是出自《古今六帖》里的一句和歌, 清少纳言读信后大为感动, 答以这首和歌的前半句“心是地下水逝水在翻滚”, 几天后又回到了定子中宫身边。

知堂的译本里, 对这段文字作了注释:“棠棣花色黄, 有如梔子, 梔子日本名意云‘无口’, 谓果实成熟不裂开, 与‘哑巴’字同音, 这里用棠棣花片双关不说话, 与歌词相应。”

我对“棠棣花色黄, 有如梔子”这个说法心存疑惑。棠棣开黄花, 与花色洁白的梔子花外观截然不同。为何看到棠棣花瓣, 就能联想到梔子所表示的“无口”, 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找了林文月的《枕草子》译本,

杨月英



上图:棠棣;左图:白色。均选自日本学者毛利梅园的《梅园草木花谱》。

发现林译本里对此没有解释。我猜测也许和日语的用法有关, 于是就请教来自日本的下村同学。下村同学说, 梔子果实可以用来制作染料, 山吹色就是用梔子果实染成的。梔子在日语里的假名是くちなし, 和“口無し”的读音一样, 可以理解为“不言说”。所以知堂的这一条注释表述得不完全准确, 不是“棠棣花色黄, 有如梔子”, 其实是指棠棣花的颜色, 有如用梔子果实染就的颜色, 进而把棠棣和梔子联系起来, 再藉由梔子与“无口”相同的读音, 表达出“不言说, 但相思”的婉转心意。

这是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绕明白的文意, 我因此很感谢下村同学的解惑, 并且觉得清少纳言一下子就能读懂信中棠棣花瓣的意思, 果然不愧是定子中宫的知己。于是又想到鲁迅那封提到棠棣的信。信的收件人山本初枝是和歌歌人, 与鲁迅在上海相识, 通这封信的时候, 她已回到日本。她辞行后, 鲁迅赠诗写道“我亦无诗送归棹, 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全集》里收录 24 封写给山本初枝的信, 在信中, 鲁迅称她山本夫人, 两人交情甚好, 诚恳到无话不谈。

我花了几天工夫考据植物, 写了这篇小文。但现在觉得植物上的对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友之间, 就像《枕草子》里那封棠棣花瓣的信一样, 再蕴藉的表达, 双方都能心领神会。只要收到好友写来的信, 就是很高兴的事情, 植物上的对错与之相比, 终究还在其次啊。

颂), 睦谦译
波特·嘉纳《鲁拜引》, 睦谦译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绝句集注释》, 钟锦译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莪默·伽亚谟: 波斯之天学诗客》, 钟锦译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莪默·伽亚谟》, 钟锦译

读这些材料, 可以大大增加读者对正文诸绝句的理解。副文本各篇的译文完全用文言, 这样就同正文的集句译诗相当协调一致。书的装帧亦复古色古香, 一卷在手, 心旷神怡。

我对中古波斯思想和文学知之甚少, 读了莪默·伽亚谟这些绝句, 觉得中外的人心其实大抵相通, 道末不堪称未裂。即如其二十那首, 内容按钟锦的笔译, 是说“春风吹芳草又生, 青青嫩色, 遍野之畔, 为惜之也, 切须轻履。盖河水弯环, 其状若唇, 芳草似出此唇中, 安得不惜耶?”天涯芳草, 自当护惜, 中国古今仁人, 亦皆作此想。所以用唐诗句的成句来表达这一层意思, 就显得十分自然:

青青草色满江洲,
水绿蘋香人自愁。
白日卧多娇似病,
浣纱曾向此溪头。

这似乎很像马君武译诗的派头, 而实际是从四位唐人名里集来的诗句。举重若轻, 才气纵横, 如此一味神行, 真是将互文式镶嵌发挥到了极致。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字游戏, 但又是多么高雅有趣的游戏呢!

当前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建设之中, 重温当年丝路上相通的诗心, 不禁令人心神飞越, 起“遥遥望白云, 怀古一何深”(陶渊明《和郭主簿》)之幽情。